

身处红尘，岂能不食人间烟火。您若有故事要分享，可以与我们联系。

倾诉热线
13963676866

作者微信
yu13963676866



2023年10月20日 星期五
潍坊晚报

星期五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辉

网友有话说

上期内容读者反馈

寂处听风：王洋是个好儿子，却不是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不难看出，他并没有对妻子十多年来的独自付出共情。婚姻需要夫妻双方积极主动地维护、无微不至地关心，“你可以是我的软肋，也可以是我的铠甲”，相互扶持，才会相携一生。在面对母亲需要照顾的问题时，解决方法不止一个，他却选择了最不利于妻子和女儿的那个。女儿的质问已经判定他这个选择并不正确。希望王洋能认识自己的问题，反思自己对妻子、女儿的亏欠，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。

无时无刻思念如潮 妈妈一直在我身边

□倾诉人：王先生，57岁



缘来缘去，
最美好的，
远在天边，
近在眼前。

作者：于恩胜

A

天突然黑了，我迷路了

我55岁时，从一线岗位退下来，被安排当工会主席，可我只干了两个月，宁愿回一线当“大头兵”，也要离开工会。领导和同事都不理解，尤其是领导，他说：“你脑子好使，主意又正，关键人缘好，在单位30多年，没跟谁红过脸，更没跟人起过冲突，上上下下、老老少少提到你，都伸大拇指，你是工会主席的最佳人选……”看领导态度诚恳，我只好说出理由：组织文娱活动之类的工作我驾轻就熟，但我害怕春节和中秋走访，怕过重阳节，更害怕老干部去世，再干下去，我会崩溃的……

当我详细讲出背后的故事后，领导掉泪了，说有同感，能理解。听了这话，我泪流满面，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我的父亲是军人，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，因为他常年不在家，更因为在我六岁时，他就牺牲了。虽然没有父亲，但我并不缺爱，三个姐姐都很疼我。尤其长我12岁的大姐，简直就是另一个妈。从小到大，我穿什么衣服她都要管；我早恋，她会给我写长长的信；我成绩下滑，她会让我复旦大学毕业的姐夫给我补课。二姐直到现在还开玩笑说，她就是我的丫鬟，给我洗衣服、收拾屋子，即使我结婚了，只要二姐到我家，不是洗床单就是清理厨房。三姐大我两岁，从我上学起，都是她带我去学校，我性子软，偶尔被同学欺负一下，三姐就去教训人家……

我被三个姐姐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反观母亲对我，像极了一个守护者，她就在旁边微微笑着，默默看着，从不干涉我。我从小到大，母亲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，我一直是她心目中那个聪明可爱、乖巧懂事的孩子，即使我都40多岁了，她还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宝儿啊，你想吃什么？妈给你做去……”

我是一直被母亲笑眯眯看着长大的，“家门口”读大学，结婚后和母亲住同一栋楼的同一个单元，除了出差，我几乎没跟母亲分开过。我习惯了回家刚踏上二楼楼梯，母亲就开门探出头，笑着说“宝儿回来了”；我习惯了一进门就闻到饭菜香，习惯被母亲拉着去洗手，然后坐下就吃，母亲微笑着看我并说：“急什么，又没人跟你抢，细嚼慢咽，不能狼吞虎咽。”

许多年，我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，我以为会一直这么过下去，可我49岁的那年春天，母亲突发脑溢血，到医院人就不行了。

姐姐说，后来料理丧事时，我像块木头一样跟在她们身后，让我摔泥盆，我就摔，让我磕头，我就跪下，脸上全是泪，却没有哭出声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回忆起当时，印象是天突然黑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的耳朵也聋了，什么都听不见，我在漆黑的空旷之地，不敢动，也不知该往哪里走。

B

无时无刻，都会想起妈妈

母亲住二楼东户，我住三楼西户。每天早晨，我跟妻子洗漱穿戴好就下楼吃早餐，这习惯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。母亲走后第二天，我照旧收拾好下楼，回头还喊了下妻子，让她快点。之前，我刚下到二楼，母亲就打开门，露出头来朝我笑，那天我觉得少点什么，等到了门前，脑子还是蒙的，心想着母亲怎么没开门，门锁是智能的，我按了指纹打开，没闻到油条或者煎馒头干的香味，也没看到人，我愣在那里许久，转身去卧室看到空空的床，才意识到母亲没了。

妻子后来说，因为母亲走后，我一直没说话，脸上很平静，但夜里一直睁着眼睛，她很害怕，也一夜未睡。看我照常下楼时，她哭了，不知该怎么拦我，也不知该怎么跟我说，直到听见我嚎陶大哭，她才跑了下去。那天，我从早上哭到中午，开始站着哭，后来蹲下哭，最后躺到地上哭，妻子怎么劝我也听不进去。我嗓子哑了变成嘶喊，她吓坏了，给大姐打了电话。很快，三个姐姐都来了，她们把我拖到楼上，在牛奶里加了安眠药喂我喝下，我才昏昏沉沉睡过去。

从那天起，我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。除了必须要干的工作，我大多时间都心不在焉，有时一坐三四个小时，一动不动，也不知自己想什么，等别人过来看我满脸泪水，都吓一跳。饭照旧吃，却尝不出滋味，觉睡不着，眼见安眠药剂量越来越大，妻子害怕了，她跟姐姐们商量想送我去医院，我拒绝了，我觉得自己什么病都没有。这样的状况持续到母亲的“五七坟”，看到墓碑上自己的名字，我终于有了感觉：心像被挖了一大块，我疼得满地打滚……

有了感觉不是好事，我上班经过二楼会下意识地去看母亲有没有露出头朝我笑，下班后不敢上二楼，因为太想念了，以至于生出幻觉，仿佛看到母亲笑着对我说：“饭好了，今天包了鲑鱼饺子……”

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个月，我的精神和身体处于崩溃边缘，无奈之下，我和妻子搬进了二姐刚装修好的房子。但搬了家也没好到哪里去，时时刻刻，不经意间就想起母亲。有一天，妻子煮了螃蟹，她说了声“真鲜啊”，我一下子不行了，仿佛看见母亲拿了螃蟹笑着说，真“宣”啊。母亲是胶东人，在她口中，“宣”是鲜。还有，周日儿子要从学校回来，我给他蒸肉包子，水开包子上锅后，我习惯地问：“妈，肉包子蒸多长时间？”

没人回应，我一个人愣在那里，耳朵嗡嗡的，不知不觉，眼泪就流了一脸。类似这样很多琐碎的事情，都会让我时时刻刻想起母亲，而一想起她，我就像坠进深井里，费尽力气也爬不上来。

C

如影随形，永远都忘不了她

有四五年的时间，我处于很麻木的状态，职称啊，升职啊，一点也不动心，生活上呢，吃两口就饱，靠安眠药睡觉。但有些事又无比敏感，比如看到年龄大的阿姨，心里就难受，想母亲如果活着该有多好，她一个人养大四个孩子又看大下一辈，还没享什么福就走了；参加婚宴，心情也不好，母亲要是能看到孙子结婚肯定会笑得合不拢嘴；吃到一个东西，立刻会想母亲也爱吃，可惜她吃不到了。

妻子和三个姐姐想尽办法希望能摆脱痛苦，她们硬拽着我去旅行，周六周日安排聚会，我表面上很平静，甚至有说有笑，可只要想到母亲就立刻泪流满面。情绪最差的几年，我完全靠药物支撑，等身体几乎要垮掉时，我开始跑步，每天十公里，跑到没人的地方，我会放声痛哭，然后感觉轻松很多，直到把膝盖跑坏才改成散步。

抑郁最严重时，家人带我去北京和香港看心理医生，怕我出事，退了休的二姐天天接送我上下班。妻子和儿子都很小心，从来不在我面前提母亲，电视里只要出现儿女和母亲说笑的镜头，他们立刻换台。我很感念家人的苦心，尽量把痛苦埋进心里，尽量让自己表现得高兴一点。

而让我走出思念痛苦的还是母亲。去年给母亲上坟，回家后我便发高烧，吃药后迷迷糊糊的，就看到母亲坐在我身边，伸手摸着我的头，笑着说：“宝儿，你这个样子妈心里难受啊，你好好的，妈才高兴，妈才放心啊……”我一下子起身，看到妻子在旁边，我疑惑极了：刚才做梦吗？可我真真切切看见母亲在旁边的啊……

我哭了，默默地哭，尽情地哭，然后烧退了，身上的重负没有了，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轻松了。如今一年多过去，我还是想念母亲，但不是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了，我知道，40多年跟母亲相依为命形影不离，我就像没断奶的孩子，被强迫突然分离，没有半点思想准备。

如今的我，能跟人谈论母亲了，虽然一开口还是会哽咽落泪，但内心的感受是温暖和思念。我明白，倾尽一生，我都会爱妈妈，都不会忘记妈妈……重阳节马上到了，虽然我没了妈妈，但我衷心祝愿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，健康长寿！



欢迎关注潍坊融媒APP，扫码阅读上期内容《照顾瘫痪母亲十五年 我的家散了》。